

高僧傳

卷二

四百六十五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5-12-27



七錄九年丙子二月日重修

皇國圖書 帝斷 銅昌

佛日增輝 機谷輪小索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reading '圖書館藏' (Library Collection).

高僧傳卷第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通

譯經中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卑摩羅叉四

弗陀耶舍五

佛馱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
祖父達多個儻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
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
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
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能



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鷹法生智子諸國娉之
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
懷什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黎大寺名
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
諸尼弥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
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達
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
證及什生之後還無前言久之什母樂欲出
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
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
苦本定求離俗誓志落髮不啜飲食至六日
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

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勅人爲除髮乃下飲食次
旦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
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
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旣過師授其
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入以其母
王女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
渡辛頭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即
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
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從旦至中手寫
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
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舍凡
四百万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

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
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
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米
麵各三斗蘇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
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掃灑有若
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
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
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
常當守護此沙弥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
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鞠多無異若
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明雋藝法師而已
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

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毋問其
故荅云見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
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
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
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
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
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
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
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
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
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陁舍多論多明文辭
製作問荅等事又博覽四韋陁典及五明諸

論陰陽星筭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
爲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
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莎車王子參軍三
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爲沙門兄字須利
耶跋陁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伎絕倫專
以大乘爲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
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蘇摩後爲什說阿耨達
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
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荅曰眼等諸法非
真實有什旣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
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
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

鍤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
二門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
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
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旣
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
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
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
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
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
經奧什爲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
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
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

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
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
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
東土唯尔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
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
洗悟朦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

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
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空牒什知是魔
所為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文復聞空
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少
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
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茲王為造金師

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說法什曰
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
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
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
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
遂本懷即爲師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
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
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
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
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
令績師績綿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
狂人猶恨其麤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

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
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
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
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
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及啓
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為師言和上是我
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
什神雋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
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
符堅僭号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
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
珍竒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符堅建元十二年

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
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
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
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
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
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
等率兵七万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
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
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
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
善開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
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

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日下
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
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旣獲
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
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
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
同閉密室什被逼旣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
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
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
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徒軍隴上光
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
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

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号關外稱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殒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万討之時論謂業等焉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

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
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疾光喜給
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義不能爲蓋徒
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
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
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旣
而義治無効少時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
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元咸
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
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号大殿
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
改九宮門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

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
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修德以荅
天威纂不納與什博戲殺棊曰斫胡奴頭什
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
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
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
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旣不弘道故
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
姚萇僭有關中間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
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
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
連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菹以爲美瑞

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
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
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
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語言相對則淹留
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勅自大法東被始
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
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
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
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
舊經義多紕謬皆由先譯失旨不與胡本相
應於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
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

出大品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
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讚興
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
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
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
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
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
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忍益首楞嚴持世
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
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
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
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

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
万里必集盛業又大于今式仰龍光釋道生
慧解入微玄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
山釋慧遠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
疑義多端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沙門慧
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西方
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
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
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
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
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常作
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万由延

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
尔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
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
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
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
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爲人神
情鑒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
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勸姚主
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
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
受之自尔已來不任僧坊別立廡舍供給豐
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

但採蓮華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
羅義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
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
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荅
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
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
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
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
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
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
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
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

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
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
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
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
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
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
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
後外國沙門來去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
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
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焉然什死
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去八年或
云十一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中

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鬪實人也少出家以
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爲外
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僞秦弘始中
振錫入關秦主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
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
闡聞多羅旣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僞秦弘始
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
中寺近請多羅誦出十誦胡本羅什譯爲晉
文三分獲二多羅遘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
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屢摩
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

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
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訖
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
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已來四百餘年至於
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
是罽賓人其諷十誦胡本有羅什法師通才
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
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
仁者賣此經自隨甚欣所遇真運之來豈人
事而已耶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
必請無所恡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
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

津澡懷勝業者日月弥朗此則惠深德厚人
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
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
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
恨文煩未善旣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
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
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
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沉靖有志力
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
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
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

經藏義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
流沙冒險東渡以僞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
什以師禮敬待義亦以達遇欣然及羅什棄
世義乃出遊關左逗于壽春止石澗寺律徒
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
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
義要改名善誦義後賈往石澗開爲六十一
卷最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
之南適江陵於辛寺夏坐開講十誦旣通漢
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折文求理
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
弘義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

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誼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義爲人眼青時人亦號爲青眼律師

佛陁耶舍此云覺明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癖不能行止乃問於座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

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万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爲臨壇所向立之歲猶爲沙弥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覺虛過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

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符堅遣呂光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

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糧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去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

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荅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比譯出經歲什曰夫弘宣法教宜合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

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
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
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
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
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
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
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
三千餘人皆歎其當要舍爲人赤髭善解毗
婆沙時人号曰赤髭毗婆沙既爲羅什之師
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
屋不以關心姚興爲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
先誦曇無德律僞司疑校尉姚爽請令出之

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差籍藥方可五萬
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
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
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
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覲耶舍布絹萬
疋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
五百人皆重覲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
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
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
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
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

耶利此去法日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
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
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
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
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
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
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
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
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荅云躔
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
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
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

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淨乃慨然東
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
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
馱跋陁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族姓相承世
遵道學其童齒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
大禪師佛大光光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

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馱跋陁其人也
嚴旣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
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旣度葱嶺
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
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
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

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
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
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王乃止旣而有
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船
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
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
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
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
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介
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
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
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去何空答曰衆微

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旣以極微
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荅曰羣師或破析一
微我意謂不尔又問微是常耶荅曰以一微
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
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
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
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爲空
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荅
之大意也秦王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
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
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旣
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

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澆僞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墻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碧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乎起同異旣於律有違理不同正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縱容初無異色識

真之衆咸共嘆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
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
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
之咎令万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
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
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
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
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
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
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
江陵遇外國船主旣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船
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

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
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
屆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
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
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
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

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
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
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
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
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
曰聞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

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填
得華嚴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
十四年吳郡内史孟顓右衛將軍褚叔度即
請賢爲譯近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義慧
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
戎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
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
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
六卷泥洹及脩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
百十有十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
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

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
織毳毼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去法明道
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美之故以識爲其弟
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
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
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識論議習業旣異
交諍十旬識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
識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
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識尋讀驚悟方
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
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
餘萬言識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

大象王怒誅之今日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
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
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義何
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竒其
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
域号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
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
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
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
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乃辭往
罽賓賚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
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

茲頃之復進到姑咸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
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覺謂是盜者如
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
枕之讖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
提舉竟不能動明旦讖持經去不以爲重盜
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
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讖名呼與相見接
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
本讖以未叅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
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
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宜出經藏深
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

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
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
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
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
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
于填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威譯之後。又遣
使于填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為三十卷。以僞
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
三日。三表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識云。此
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
出者止一萬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
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為驗。識即以術

加遜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
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
見鬼者去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
讖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僞承玄二年蒙
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爲
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
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爲吐谷渾所
破興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
即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
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讖又格言致
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燾聞讖有
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即加

丘遜既事讖日夕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
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
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
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懺
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
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譙於
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
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感迫前遣
表求留曇無讖而今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
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
順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
績故顯嘉殊禮而王以一胡道人虧山岳之

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豈朝廷相待
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
知弘文者遜所遣聘魏魏使也遜曰太常口
美如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旣若讖不遣又
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讖因請西行
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乃密置害讖僞
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讖乃流涕
告衆曰讖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
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
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
咸共嗟焉旣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劔
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讖在姑臧有張

掖沙門道進欲從懺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
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求受識忽
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鄣未消耳乃戮力
三年且禪且定即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
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
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至數十步識驚起
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
次第於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
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
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
法迄至于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
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

所傳譯疑讖或非凡也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爲人強志踈通涉獵書記因讖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銳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常度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竺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号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旣而東歸於高昌得觀世音弥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爲晉文及僞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勢常遊止塔寺以居

士自卑初出弥勒觀音二觀經丹楊尹孟顛
見而善之深加賓接後竹園寺慧濬尼復請
出禪經安陽旣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
日出爲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父
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縱
容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
遘疾而終讖所出諸經至元嘉中方傳建業
道場惠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啓宋
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
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
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
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

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覲善能梵書備諸國
 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後有沙門法
 盛亦經往外國云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
 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

高僧傳卷第二

通

倜儻 上反 他的反 下他朗 瑛 以檢 赤麁 下反 赤于檢

也 娉 正反 併反 娶也 不咽 吞下音燕 乘隙 下反 丘反 則折 挫 反 則折

也 鵝 下音昔 鑰石 偷上音 績線 緝上子曆反 驍 折

騎 上古堯反 聲反 餞 音賤 以酒 勅敵 上巨京反 武也 強

妻 下去七 醇酒 上倫反 狼狽 郎貝二音 徒

斯 反 綺反 娶也 洪潦 下大郎水也 揆 衢度也 縞素 古上

老反白姑臧郎下則沮渠上復子徐反也反纂反子管

僅渠鎮反蟠卧昌改反也豕猪式首反也灾青景下反

灾亦也挹音邑也藍香草也紕僻亦反疋碧略音肇昌召音

愜伏心上伏也怙反冲邃反上直弓反下也私遂舛肇昌召音

然上差藻蔚上音早下音鬱字折翻反下也翼隔也箭魚杳軟昌

反也俗攣癖作上力負反手屈病也下正羈虜居上

言反也言攣癖作上力負反手屈病也下正羈虜居上

宜反也言攣癖作上力負反手屈病也下正羈虜居上

音魯反也言攣癖作上力負反手屈病也下正羈虜居上

反也假詭猾下玄八反踰墻上羊朱反楮瑞

也呂傭音容驃毳音音登枹罕音字

名漢反也傭音容驃毳音音登枹罕音字

也縣傭音容驃毳音音登枹罕音字

迫

反上

又私

瞻

促子

也六

欵

反下

誠

管上

虛

杵

今下

去

亦良

作刃

怪

反

濬



